

《诸蕃志》之“佛”字释义

陈少丰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本文认为《诸蕃志》的 45 个“佛”字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一类是指佛教、佛陀、佛像; 一类是指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原始宗教等可以辨别的和一些无法辨别的宗教的教派、神祇、神偶、先知、祖先、寺院等; 一类是泛指各种教派的神偶和各种有力量的神明。本文进而分析赵汝适“喜用‘佛’字, 以言其他宗教”的原因。

[关键词] 诸蕃志; 佛; 释义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563(2011)01-0052-05

南宋宗室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时乘职务之便, 阅览图典, 询问贾胡, 著成《诸蕃志》一书, 其书部分抄录南宋周去非所著之《岭外代答》, 而后又被《文献通考》、《宋史》等书引用。全书分两卷, 卷上志国, 卷下志物, 是研究泉州对外关系史、宋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古世界地理的必读之作。

笔者在阅读《诸蕃志》时注意到, “佛”字出现频率比较高, 含义广泛而且混淆, 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佛像、佛陀。其实早在 1911 年, 德国学者夏德 (F.Hirth) 和美国学者柔克义 (W.Rockhill) 将《诸蕃志》合译成英文并注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周去非与赵汝适之文, 皆喜用佛字, 以言其他宗教。”^[1] 所言甚是, 但事实并不仅限于此, 本文将在夏德和柔克义等前辈的研究基础上, 全面考察“佛”字的含义并分析“赵汝适喜用‘佛’字”的原因。

笔者统计, 《诸蕃志》全书共出现了 45 个“佛”字, 其中卷上 41 个, 卷下 4 个。下面做分类释义。

一、“佛”字释义

(一) 第一类

1. 卷上蒲甘国条。“其俗奉佛尤谨, 僧皆衣黄。地主早朝, 官僚各持花来献, 僧作梵语祝寿, 以花戴王首, 余花归寺供佛。”^[1] 本条与《岭外代答》卷二“蒲甘国”条 (南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 中华书局, 1985 年, 下同, 第 22 页) 雷同。蒲甘国时期, 官方重视, 小乘佛教发展成国教, 僧侣穿着黄衣, 所以本条第一个“佛”指的是佛教, 第二个“佛”指的是佛像。

2. 卷上鹏茄国条。“或谓佛教始于此国, 唐三藏玄奘取经曾到。”^[2] 显然, 本条的“佛”指的是佛教。

3. 卷下梔子花条。“土人采花晒干, 藏之玻璃瓶, 花赤稀有, 即佛书所谓簪蔔是也。”^[3] “簪蔔, 应作薝蔔, 韩振华先生在补注中考证“薝蔔”一词出自佛经。”^[4] 笔者赞同此说, 故本条的“佛”指的是佛教。

4. 卷下波罗密条。“波罗密, 大如冬瓜, 外肤礧礧如佛髻。”^[5] 波罗密即菠萝, 外形颗粒很像某

收稿日期: 2010-12-13

作者简介: 陈少丰, 男, 福建厦门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些佛像的发髻。故本条的“佛”指的是佛像。

5.卷下海南条。“或谓土人耳长至肩，故有僂耳之号，今昌化即无大耳而。盖黎俗慕佛，以大环坠耳，俾下垂至肩故也。”^[6]宋代佛教在海南已有一定发展，有些佛像的耳朵很大，快垂至肩膀，明显异于其它派别，故本条的“佛”指的是佛教。

6.卷下砮磲条。“按佛书以此为至宝，今乃海错耳，未审是古砮磲否。”^[7]砮磲是佛教七宝之一，可制作成佛珠，故本条的“佛”指的是佛教。

7.卷上交阯条。“岁时供佛，不祭先。”^[8]交阯长期受中国影响，佛教比较发达，宋代亦如此。笔者推测，“佛”应该指的是佛陀。

8.卷上天竺国条。“雍熙间，有僧啰护那，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余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9]夏德和柔克义认为，僧啰护那，殆为译自梵文之 Rāhula，佛教僧徒喜用此名；但此亦为瞿昙 Gautama 菩萨儿子之名。^[10]吴幼雄先生认为：“有人怀疑印度僧人啰嚩哪来泉州所建的宝林院，可能就是一座印度教寺，并且资助这位僧人建寺的外国商人，也必都是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商人。但我们至今尚不能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力证据。此外，就我们历年所发现或出土的有关印度教的石刻，在花纹图案及雕刻的手法和作风上看来，它们大都是元代的作品，与宋代的石刻作风也是显然有所不同，这是肯定的。”^[11]综上，本条的“佛”指的是佛教。

9.卷上佛啰安国条。“其国有飞来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贼舟欲入其境，必为风挽回，俗谓佛之灵也。佛殿以铜为瓦，饰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为佛生日，动乐饒钹，迎导甚都，番商亦预焉。”^[12]同时代的陈元靓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癸集卷下“方国”之“佛罗安”条也载：其国有飞来铜佛二尊，名毗沙门王佛，每年六月十五是佛生日，地人并唐人迎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复回。^[13]

两条史料所记之事相似。夏德和柔克义考证佛啰安（三佛齐的属国）在今马来半岛，认为“俗以菩萨【Avalokiteśvara】有四臂或六臂。本条此外所述者，殆指此神。”^[14]夏德和柔克义并未给出理由。日本学者和田久德认为，本条“佛”可

能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其理由是三佛齐各地都发现过观世音的塑像。和田以本书“渤泥国”条所记的渤泥国六月十五佛节为类比，认为这是当地人将具有民俗意义的六月十五（中元节或是纪念盛夏的日子）和观世音的生日六月十九联系起来，于是把六月十五这天当作了观世音的生日。和田还认为文中的“毗沙门王”不知是出于何种误解，或许是把“毗沙门”和“观世音”混淆了。^[15]和田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三佛齐各地都发现过观世音的塑像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本条史料描述的“佛”就一定是观世音。郑和祥先生认为毗沙门王即佛教的多闻天王，六月十五日正是南传佛教国家佛诞日 VISAKHA-PUJA 卫塞日（毗舍法 VISAKHA 即巴利文六月）。^[16]笔者更赞同郑先生的说法。不过这四人都认为本条的“佛”描述的都是佛教的神偶。所以本条的第一个“佛”指的是南传佛教的佛像，第二个指的是南传佛教的佛陀，第三个“佛”指的是南传佛教。至于“渤泥国”条所记“佛”所指为何，笔者将在下文论述。

本类的“佛”字用于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是其本意，指的是佛教、佛像。

（二）第二类

1.卷上真腊国条。“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谓之阿南，即妓弟也。”^[17]夏德和柔克义认为，妓弟译自印度俚语 devadasi（神之奴隶）或 ramjani。神之奴隶由少女担任，供奉印度教神祇，这是印度教习俗。本条“佛”字，当作“神偶”解。^[18]更为准确的是，本条的两个“佛”指的是印度教神偶。

2.胡茶辣国条。“有佛宇四千区，内约二万余妓，每日两次歌献佛饭及献花。”^[19]和上条一样，本条也是记载印度教习俗。“佛宇”指的是印度教庙宇“天祠”。所以，本条第一个“佛”指的是印度教，第二个“佛”指的是印度教神偶。说明一下，神之奴隶供奉印度教神时需要奉献贞洁，故赵汝适称之为“妓”。

3.卷上南尼华国啰条。“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郁金涂体，效佛金色，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每晨焚香献花，名为供佛。”^[20]本条与《岭外代答》卷三“西天南尼华罗国”雷同（第28页）。夏德和柔克义认为，本条是段“佛”

字，与其下段“佛”字，意谓“婆罗门”教也。^[21]大方向是正确的，确切地说，第一个和第三个“佛”指的是印度教神偶，第二个“佛”指的是印度教神祇。婆罗门教即印度教。

本类“佛”字用于印度教，指的是印度教、印度教神祇、印度教神偶。

(三) 第三类

1.卷上大食条。“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拜天。”^[22]本条描写的是伊斯兰教的习俗，麻霞勿，今译穆罕默德。本条的“佛”指的是“先知”，笔者推测，先知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地位是神圣的，犹如佛陀释迦牟尼在佛教徒心中的地位一般，所以赵汝适将其比作“佛”。

2.卷上麻嘉国条。“麻嘉国……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皆至瞻礼，争持金银、珍宝以施，仍用锦绮覆其居。后有佛墓，昼夜常有霞光……”^[23]本条与《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之“麻嘉国”条雷同（第52页）。显然，本条的前三个“佛”指的都是“先知”。杨博文先生认为，在麦嘉（即麦加，笔者注）城圣庙殿左之佛墓，乃阿拉伯族祖先易司马仪之墓。穆罕默德生于麻嘉，死于摩地那（Medina，今图作麦地那）……故麻嘉之佛墓，非穆罕默德之墓也。^[24]所以，第四个“佛”指的是“祖先”，笔者推测，易司马仪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佛陀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两者都是开拓者，所以赵汝适将其比作“佛”。

3.卷上白达国条。“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相袭传位……国人相尚以好雪布缠头，及为衣服，七日一次削发剪爪甲，一日五次礼拜天，尊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孙故诸国归敬焉。”^[25]本条的两个“佛”指的都是“先知”。

4.卷上默伽猎国条。“王每出入乘马，以大食佛经用一函乘在骆驼背前行。”^[26]“大食佛经”就是古兰经，故本条的“佛”指的是伊斯兰教。

本类“佛”字用于伊斯兰教，指的是伊斯兰教、先知、祖先。

(四) 第四类

大秦国条。“宫室下凿地道，通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

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余人。”^[27]大秦国条大多抄录《岭外代答》卷三“大秦国”条（第25页）和旧史，所述都为宋以前之事。夏德和柔克义据全文考证，认为本条所记之宗教活动为景教。^[28]笔者赞同此观点。本条的两个“佛”指的是“上帝”，笔者推测，上帝是景教唯一的最高神，佛陀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最高神，所以赵汝适称其为“佛”。

本类“佛”字用于景教，指的是上帝。

(五) 第五类

1.卷上渤泥国条。“舶舟虽贸易迄事，必候六月望日排办佛节，然后出港，否则有风涛之厄。佛无他像，茅舍数层，規制如塔，下层小龕罩珠二颗，是谓圣佛。土人云：“二珠其初尤小，今渐大如拇指矣。遇佛节，其王亲供花果三日，国中男女皆至。”^[29]前文有云六月十五日（六月望日）是南传佛教国家佛诞日，但本条史料描述的“佛无他像，茅舍数层，規制如塔，下层小龕罩珠二颗，是谓圣佛”的情况明显和佛教供奉的神祇不相符合，更像是原始宗教所崇拜的自然物。渤泥即今文莱。所以，本条的四个“佛”都是指文莱原始宗教供奉的神祇。

2.卷上麻逸国条。“有铜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自。”^[30]夏德和柔克义考证麻逸在今菲律宾，并在注释中引麦哲伦和一位作家的论述，认为“佛”是当地原始宗教供奉的神偶。^[31]

本类“佛”字用于原始宗教，指的是原始宗教的神祇和神偶。

(六) 第六类

1.卷上三佛齐条。“有佛名金银山，佛像以金铸。每国王立，先铸金形，以代其躯。用金为器皿，供佛甚严……咸平六年上言，本国建佛寺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上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额，并以钟赐焉。”^[32]“金银山”不知是何教派神祇的名称，故本条的第一个“佛”指的是某教派的神祇，第二个“佛”指的是某教派的神偶，第三个“佛”指的是某教派的神祇。钟不仅存在于佛教寺院，而且还被印度教天祠和基督教教堂用来驱除邪灵，故本条的第四个“佛”指的是某教派。

2.卷上阁婆国条。“国有寺二：一名圣佛，二

名舍身。”^[32]显然，本条的“佛”指的是某教派的寺院。

3.卷上故临国条。“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海浴毕用郁金涂体，盖欲仿佛之金身。”^[33]本条与《岭外代答》卷二“故临国”条雷同（第23页）。将神偶塑成金身的教派不只佛教，所以本条的“佛”指的是某教派的神偶。

4.卷上注辇国条。“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34]本条的“佛”指的是某教派或多个教派。“僧”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并不仅仅指佛教修行者，也可以指其它教派的修行者，如“景教僧”。

本类“佛”字指的是无法辨别的教派及其神祇、神偶、寺院。

（七）第七类

1.卷上弼琶啰国条。“事天不事佛。”^[35]据夏德和柔克义的考证和注释，弼琶啰国在今索马里海岸。所谓“事天不事佛”是针对伊斯兰教徒而言。^[1]“事天”指信奉真主安拉（前文大食国条也有记载“王与官民皆事天”），伊斯兰教没有偶像崇拜，笔者推测，中国古代皇帝所祭祀的天也是没有树立偶像的，所以赵汝适以“事天”类比伊斯兰教的无偶像崇拜，“不事佛”指的就是不拜偶像。前文论述过《诸蕃志》所用之“佛”字不仅仅是佛教术语，故本条的“佛”泛指各种教派的神偶。

2.卷上三佛齐条。“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古用绳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之，则纵之。比年宁谧，撤而不用，堆积水次，土人敬之如佛。舶至则祠焉，沃以油则光焰如新，鳄鱼不敢输为患。”^[36]前文论述过《诸蕃志》之“佛”字不仅用于佛教，故本条的“佛”泛指各种有法力的神明。

3.卷上阁婆国条。“疾病不服药，但祷求神佛。”^[37]本条的“佛”泛指各种有法力的神明。

本类“佛”字引申为各种教派的神偶和各种有法力的神明。

“佛”字的含义和用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之处，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主要的三大类：一类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佛陀、佛像；二类是指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原始宗教等可以辨别的和一些无法辨别的宗教的教派、神祇、神偶、

先知、祖先、寺院等；三类是引申意义，泛指各种教派的神偶和各种有法力的神明。

二、“喜用‘佛’字，以言其他宗教”之原因

通过以上的论述，文章大致理清了“佛”的含义、用法和归类。传统意义和引申意义的“佛”使用比较简单，本文不再讨论，下面探讨一下为何“佛”在《诸蕃志》中被广泛地运用到其它宗教里。

首先，宗教的一些共性使得类比成为可能。“佛”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宗教用语。赵汝适把“佛教”表示教派名称的含义类比印度教和无法辨别的教派；把“佛陀”表示神祇的含义类比印度教神祇、景教的上帝、文莱原住民宗教的神祇以及无法辨别的宗教的神祇；把“佛像”表示神偶的含义类比印度教神偶、菲律宾原住民宗教的神偶、无法辨别的宗教的神偶；把“佛”的神圣性用在同样神圣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身上；把创始人佛陀释迦牟尼类比阿拉伯祖先易司马仪。至于赵汝适为什么不用“神”或“仙”等词语，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偶然的，或许是南宋佛教的影响要大于道教，或许是赵汝适受前人影响，今人已经无从知晓了。

其次，赵汝适并没有到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资料和外国商人的口述而著成《诸蕃志》的，讹误臆测在所难免。本书“佛”的用法受《岭外代答》的影响明显（前文已述），或直接抄录或间接参考，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本书也使用了不少“佛”字，间接结果是或许导致了赵汝适的思维定势，又继续使用“佛”字来表示其它宗教。参考旧资料和道听途说容易造成信息的失真和遗漏，给赵汝适的认知造成不利影响。诚如冯承钧先生所说的“盖汝适所记，非亲历目击之词，或採摭旧文，或寻访贾胡，与三百年前波斯驿长霍达白（Ibn Khordadbeh）撰《郡国道里志》之情形相同，既凭耳食，益以臆测，自难免附会混淆。”^[38]

再者，宋代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很小，这也造成了赵汝适认知的混淆。印度教、伊斯兰教只在泉州、广州等少数港口的外国侨民中传播，景教在经历了唐武宗灭佛之后在中原已经绝迹，更不用说菲律宾和文莱的原始宗教，

所以宋人对这些宗教的名称、神祇、神偶、教义等的认识是很有限的而且是很模糊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借用一个与其具有共性而又为大众所熟悉的词语,何况将某个外来宗教的名称、神祇、神偶、教义等完整翻译更是需要永恒的毅力和高超的智力,佛经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佛,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词(源于自梵文 buddha),以一个外来宗教的外来词来描述后世的其它外来宗教的现象在宋代之前已有先例,例如唐代景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大量的佛教用语。

三、余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它外来宗教的名称、神祇、神偶、教义逐渐有了自己完整的汉译名称,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再用“佛”字来表意。但是,赵汝适及其《诸蕃志》乃至其他著者著作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模糊但又承前启后地记录了历史。

不仅《诸蕃志》中出现了这种借用本国词语来描述外来事物的现象,其它的中国古代文献也有出现这种现象,外文文献在描述中国事物的时

候也有借用本国词语。中外文献的词语本国化甚至本地化现象是中外文化、思维、认知、词汇之间相互融合与冲突在文本上的直接反映。

参考文献:

- [1]、[2]、[3]、[4]、[5]、[6]、[7]、[8]、[9]、[10]、[12]、[14]、[17]、[18]、[19]、[20]、[21]、[22]、[23]、[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南宋)赵汝适原著.(德)夏德(F.Hirth)、(美)柔克义(W.Rockhill)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M].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
- [1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13] (南宋)陈元靓.《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 (日)和田久德著.岳玉寺译.《宋代(960—1279年)东南亚的华侨社会》[J].东南亚研究资料,1962,(1).
- [16] 郑和祥.南暹和吉兰丹古今纵横谈[EB/OL].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cat=34&loc=zh-cn=cn&id=57.2010-11-10.
- [24] (南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郑 涵)

Explication of “Buddha” in “Zhu Fan Notes”

Chen Shao-fe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meanings of the forty-five “Buddha” in “Zhu Fan Notes” can be summarized in three categories: one is that Buddhism, Buddhist, and figures of Buddha; one is things like religious sects, gods, puppets, prophets, ancestors, temples in the religion which could be identified such as Hindu, Islam, Nestorianism, several primitive religions and some could not be distinguished; and one is religion puppets and supernatural power which refer to all the religious sects. This article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 of Zhaorushi’s “prefer to use the “Buddha” word to explain other religious”.

Key Words: Zhu Fan Notes, Buddha, Explication